

微笑

這兩年多來，每次看到你，無論前一秒情緒如何，你都會隨即抬起下巴、稍偏著頭，對我展開一個初升陽光般的笑容，乾淨又充滿希望；同時揚起一把明朗的聲音：「嗨！ Y__ 你來啦__」讓我也不禁微笑起來，覺得世界上沒什麼大不了的困難。

畢業典禮

畢業典禮，2016年6月15日下午，你沒有來，說是有課，其實是怕止不住眼淚。昨天你藉著彩排，先來送行了。可是彼時你拼命地忙碌，台上台下的找事做，不給自己一分鐘靜下來看我、看我即將離開的樣子。你最後一次扳著我不靈活的手指，不是教你擅長的手語，只是最簡單的敬禮。三指禮做不來，那就四指吧，還是不行，那就比整隻手掌吧。又帶我到台上走位、定位，拜託我旁邊的那位14班的第三名、看來頗友善機靈的一位女生，請她凡事提點我。

畢典的節奏還算緊迫，於我仍是漫漫的等待。主持人、校長、家長會長、各位議員都要講話。各班一到六名，老早就站在台下等候區排隊，等待唱名。等了好久，我跑了兩趟廁所，終於聽到「接下來，是各班第三名、教育局長獎的同學即將上台領獎」，你的暗樁、14班的女生拉了我一下，示意我要移動位置了.....舞台下黑色的剪影，層層疊疊；掌聲如潮，一次又一次湧上岸，如送別的驪歌。我沒有辦法在這裡跟你合影一張，把你的微笑框在這儀式的記憶裡。兩年半來的願力與努力，是我今天可以站上這個舞台。

舞台角落的主持人，用感性的聲音特別介紹我：「9年15班Y同學，雖是重度自閉症患者、且肌肉低張，上學需要媽媽陪讀，仍以堅強的毅力、無比的上進心完成了國中學業，還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W高中。媽媽的辛苦陪伴也非常令人感動.....」媽媽拍謝被當眾表揚，送我上台站好，就趕緊溜下去了。我還是沒能好好的對著頒獎的議員敬禮，說好的「手掌禮」變成了「一指禮」，站在舞台上，笑不出來，也哭不出來，還得抱住獎品與獎狀。我的樣子，一定滑稽又醜怪__鼓著一張變形的臉，照相時還斜靠在校長身旁。唉，還好你沒來；又或許你來了，我會敬得出手掌禮、且展現你最喜歡的Y式笑容。我想像你為我驕傲，說我是你最優秀的資源班學生（其實我最麻煩）。

這兩天的雨嘈嘈切切，不曾停歇，撓得人心裡難受。來畢典之前，我還是歪歪斜斜寫了張小卡片拿給您：「親愛的C老師，修緣得以成師生，修福得此意綿長，感謝您這兩年半來的一切.....」

轉學生

七年級下，轉學並非必要，亦絕非偶然。打電話來CW國中約你，只因我的國小老師與你有一面之緣，大概你總給人留下正面印象。

七上放假前一天下午，是我們彼此記憶中的經典畫面。你出來迎接，明朗的微笑著，編著一根長長黑黑的大辮子（大約有 80 公分長吧），斜斜放在胸前，襯得一張鵝蛋臉愈發白淨。爸媽和我對看一下，這麼年輕又脫俗的特教老師？你引我們去一間教室坐下，很快來了一老一少兩位老師，接著是組長，如風般旋入。大家都溫和有禮，很快切入正題。

媽媽有備而來，打了洋洋灑灑兩張 A4 紙，分別詳列我的優缺點：缺點是沒有口語、不能獨立寫字、生活自理需協助、容易緊張逃跑之類的，尤其是上學還帶個書僮——有媽媽陪讀；優點是喜歡上學，成績也不錯，對人無害，還靠著電腦打字寫文章得了一些獎……你們彼此傳看著，不著痕跡的交換了幾下眼神，看來還鎮定，但也沒有人露出「我聽說過你耶」的驚奇笑容。我想，情況不妙。

果然，較年長的 M 老師對我們舉起了盾牌：「今年我們學校有六十幾位資源班學生（指就讀普通班、但接受學習中心服務的特殊孩子，有的會抽離國、數、英三科，由資源班老師上課），但僅有三位老師，實在超出負荷」。

「我家小孩不用抽離啦。雖然他從國小三年級才從特教班轉到普通班，但都在原班上課，不需額外加強。」媽媽趕緊進攻

「也是，第二名耶～」你看看我七年級上期的成績單，微笑認同，「我還以為是倒過來數」。爸媽也笑了，謝謝誇獎。畢竟資源班孩子有學習困難的多，課業成績大都吊車尾。

「可是編班時間已過，我們能拜託的老師都拜託了，實在很難安插……」M 老師回補一槍。爸爸臉色一黯，媽媽已泫然欲泣，你露出不忍的表情，找個理由先離開了。準備敗陣走人的爸媽，突然想起沒尊重主角，轉頭問坐在後排的我：「你想來這裡讀書嗎？」我想起你的笑容，對他們點點頭。二老一臉驚愕，想說這孩子的點頭搖頭又不準了，趕緊丟一個鍵盤給我「我——想——來——這裡——讀書——」我緩緩施展一指神功，媽媽也跟著慢慢唸出聲，M 老師靠過來、仔細看著我的手指落點。聲音剛落，M 老師立馬放下盾牌，爽快地說：「既然決定來，那就歡迎你！」

原以為我的個案管理員就是酷酷的 M 老師，沒想到我們走後，你怕 M 老師太辛苦，主動承擔了這個燙手山芋。你下了班就做功課：我的部落格點閱量一下子暴增兩三百次，還跟我加了 fb 朋友——私訊說看了我的文章、有種「想起立鼓掌的衝動」。我汗顏，卻也慶幸你找對了解我的途徑。

驚惶的歷程

你們的行動力是體育組級別的：當天下午，就把很困難的事完成了：找到一位班級經營不錯的年輕男老師願意接收我（雖然他內心亦疑點重重），且教室離廁所超近（我一緊張就易「尿遁」，上課時也難克制，新環境更嚴重）！第二天是結業式，你們立即入班宣導：告訴同學，班上會來一位特別的轉學生，以

及他的種種「特別」。當場就有兩位同學自願做小天使，中午陪伴無法安靜午休的我，也讓整天陪讀的媽媽得以喘息。

鋪陳了這麼多，我仍是神經緊繃。開學前幾天，一切比想像中平靜，原來你不僅對我們班、還對同樓層的其他班級和老師都打過預防針了。每天一有空，你會在下課休息時，從一樓資源班教室衝到我在的四樓教室，氣喘吁吁地笑著「」，只是想看看我的適應情形。中午午休，你也如一位「大天使」，陪著「小天使」和我熟悉校園，還安排了休息的教室，甚至提供點心飲料。媽媽「受寵若驚」，不斷說謝謝，你只是笑笑說，等我穩定下來就好啦。

這樣過了一段時間，你又用臉書私訊、關心我的感受。

「一直以來挫折與打擊令我們卑微，側目和腹誹令我們敏感」，我很自然對你敞開心扉，告訴你「我的靈魂喜歡獨立自在，我的軀體竟卻步依賴。彈指間碩物無存，何況要等待我荒原一株櫟木般的打字。」文字的匯流，讓你同理我與生俱來的困難，幫我與各科老師一一溝通：書寫、操作類作業減量；音樂美術體育考試替代方案、彈性服裝等等）。你還想利用午休時間教我手語，才發現連「耶」都不會比的我，在零碎的時間裡，根本無法挑戰這「不可能的任務」。

接下來，我仍狀況連連，沒有如你期待的堅強與自控：三月在校園裡迷失、六月就溜到校外。媽媽那段時間腳受傷，沒跟著。第七節課下課，我只因肚子餓了，混在提早放學的九年級中出了校門，最後在炸雞店被找到。這次走失所造成的人仰馬翻，讓很多老師和同學們許久都餘悸猶存。你沒有責備，只告訴我：「你的行為我都能接受，相信絕對有其致因，合理的要求不會被拒絕，惟請告知。」

我終於明白，在障礙的夾縫中，亦可不使用逃離這一招，暫時的忍耐加上及時的溝通會更有效。

推手

初來這間學校的慌亂衝動，在你的笑容裡漸漸沉靜穩定。你希望我被更多人「看到」，讓我逐漸走出人心的牆；於你不僅是有教無類，更有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的快樂（雖然我不算「英才」）。

七年級下，有電視台來為「特別的我」做半小時的專輯，你默默地忙進忙出、聯絡安排了很多。鏡頭上的你出現不到兩分鐘，卻只是微笑朗誦我的文字，如此流暢，也許早在你腦中徘徊滯留。

八年級，你剪掉你驚人的長髮，捐給癌友協會，那是蓄積已久的奉獻，後來我的妹妹也這麼做了。我的「充實教育」（小學時不小得到縣府補助的國文加速方案）老師「難產」，換了好幾位。你尋尋覓覓，終於找到一位於我的文字

心有靈犀、又認真投入的國文老師。你由衷歡喜、恭稱老師「女神」，成了景仰她的粉絲；而我的身後，又多了一位推手。

九年級，也和同學們一起在大考小考、新進度考加複習考的漩渦中沉浮，我的生活卻不只考試，更是進擊。因你的牽引，我們一起去法鼓山心光講堂，與將近兩百位社會大眾分享我的生命故事。我第一次自己做了投影片，進行一場無聲的演講，還與大家現場打字問答。我看見台下觀眾，淚光如星。接著，去師大特教系、台大星雨社做特教分享。你微笑稱許，「Y，你是有使命的孩子，可以幫助更多人喔……」

我送你的卡片上有隻小鴨，因為我擔心——「我的被呵護被賞識沒辦法帶走，將像一隻奇怪的醜小鴨闖入一群美麗高傲的天鵝中」。當晚，你在臉書 po 出我的簡陋卡片，和一段令我和媽媽心頭濕答答的文字：「曾經因你的突然到來，我們驚慌失措；現在卻因要送你離開，心中滿是不捨。衷心期盼護持的力量無縫接軌，也深深相信，一路跌撞的小鴨，終會成為悠遊自在的天鵝，翱翔在因為有你而美麗的天空。祝福你，Y~」。

驪歌響起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打包你的笑容，陪我到未知的下一站。累了、怕了、沮喪了，都可以拿起來輕輕啜飲，在你遙遠的護持裡，持續勇敢，無畏微笑。